



扎根泥土，仰望星空

——读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有感

□ 万虹佑

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通过29位亲历者的真实讲述，生动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任在陕北黄土高原插队七年的青春岁月。不同阶段重读此书，总能从中汲取新的感悟与奋进力量。

初读此书，是在大学期间班级开展“书香校园”建设活动时。当许多同学纷纷选择工具类书籍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，我深知，这是一部关于理想信念的鲜活教材。

书中提到，青年习近平是同期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位，却也是坚持插队时间最长的一位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他没有被现实击垮，反而在艰苦环境中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，坚定了对党、对人民事业的信仰。

那年暑假，我有幸参加学校“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”大学生骨干培训班，赴井冈山参加现场教学。在那里，我聆听革命先烈的奋斗故事，踏上当年红军走过的山路，真切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。从革命后代讲述中，我聆听到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；

在小井红四军医院旧址，我触摸到战争年代医疗条件的极端艰难。正是这次“井冈山行”，让我深刻领悟了“信仰”的力量。“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”——这段经历也激励我在年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再读此书，是在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之时。第一次从校园走向乡镇岗位，面对陌生的基层环境与复杂的民生事务，心中难免忐忑。于是我又翻开这本书，试图从中寻找方向与力量。

书中记录，青年习近平在资源匮乏的小山村带领群众打坝造田、挖井取水、办缝纫社、建林业社……用一件件实事改变了村庄面貌，温暖了百姓心田。受此启发，我在担任驻村干部期间，坚持深入走访全村，全面了解基层党建、产业发展等情况，协助村“两委”制定发展规划；定期探访困难群众，积极为他们申请低保、临时救助等政策帮扶，并着力协调解决村民间的矛盾纠纷。经过努力，所在村从“后进村”逐步转变为“先进村”。

如今，我进入政协工作，面对全新的履职领域，更

觉知识储备的重要性。再次翻开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，我格外关注青年习近平的学习精神。书中多次提到，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他始终把读书学习作为精神追求——白天劳作、夜晚读书，即便煤油烟熏得脸上、鼻子上都是黑灰，也从未间断。村民王宪平回忆，当年帮着搬行李时，发现两个箱子格外沉，后来才知道里面装满了书。青年习近平“30里借书、30里讨书”的执着，更是令人动容。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与热爱，深深感染了我。在新岗位上，我开始系统学习政策法规、调研方法和协商议政技巧，努力提升自身履职能力。

合上书页，青年习近平在黄土高原上留下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。从插队知青到人民领袖，他的人生轨迹深刻启示我们：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，在基层沃土中汲取养分，在持续学习中锤炼本领，才能真正做到“扎根泥土，仰望星空”。这本书带给我的，不仅是温暖的回忆，更是前行的动力与方向。

芸草：千年书香魂

□ 杨晓杰

自古文人多爱书，更爱护书。谈及保护典籍、防虫害侵蚀，便不得不提一种草——芸草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·辩证一》中载：“古人藏书以辟蠹虫，常使用芸草”，寥寥数语，道尽一株野草的千年使命。

芸草，又名芸香草、七里香、书带草。梅雨时节，若打开一只古旧书箱，扑面而来的清冽微苦之香，便源自它。它是纸页间千年不倒的“草木卫士”，更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魂。

芸草生于山野石隙，茎叶细似竹枝，夏日垂着不起眼的穗状黄花。古人对它的痴爱，近乎融入血脉。其记载最早可溯至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仲冬之月，芸始生”——一个“始”字，便道尽它与岁月相伴的悠长。

“芸”与书籍的渊源，刻在文化的基因里。与书相关的雅称，多因它而生：“芸铍”“芸编”代指书籍，“芸窗”“芸馆”是书斋别称，连掌管典籍的秘书省，也被唤作“芸省”或“芸香阁”。这些雅号，皆因“芸”的馥郁与护书之功。

古人护书，极重芸草。宋代《证类本草》载：“五月采，阴干，去根铍碎。”藏书家们将晒干的芸草扎成小束，或缝入绦囊，悄然置于书画四角；明代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更透露秘方：“以芸香末掺浆糊中，裱裱书籍，可百年不蠹。”这份对草木的信任，是古人用经验与智慧筑起的“芬芳长城”。

对芸草的痴迷，渗透文人日常。青瓷香炉里，常煨着芸草与薄荷、苍术配伍的防虫香；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在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中自得写道：“余每得珍本，必以芸香薰七日，而后入库。”他们以草木之香化浊驱虫，用最温柔的方式，守护文明的火种。

“书香门第”一词的底蕴，亦藏于芸草。北宋汴京相国寺书肆，竹帘上悬满芸草束，远望如翠浪翻涌；米芾在《书史》中沉醉：“展卷时芸气袭人，如对幽兰。”陆游晚年灯下独坐，“幽窗灯一点，细展芸香帙”——他指尖翻动的，岂止是书页？是被芸草小心呵护、挣脱虫蛀与腐朽的时光本身。

说到藏书，宁波天一阁是绕不开的注脚。范氏家族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的祖训背后，藏着“芸草四季不绝，新陈相代”的守护秘诀。清代学者全祖望目睹此景，见那定期更换芸草的仪式，分明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守望。直至今日，许多省市级以上图书馆仍沿用芸草，守护珍贵典籍免受蛀蚀。世人常误以为“书香”是油墨气，却不知真正的书香，是芸草与千年岁月私语的呢喃。

或许有一天，书籍不再怕虫蛀；但人心深处，总还需这点草香。书香文明的韧性，便藏在这缕穿越时空、不絕如缕的微苦芬芳里——它无声提醒：有些智慧，如同芸草之魂，永远不该被时光蛀蚀。

人间味

豆汤煮夏

□ 苏阅涵

绿豆汤这东西，说来简单，实则复杂。一碗端上桌来，清清凉凉，绿豆半浮半沉，冰凉入喉，乍一喝觉得平平无奇，细品起来，却是夏天所有的心事——煮熟了、化开了、透气了。

盛夏的热，是不需要任何形容词的。太阳像是没了耐性，把白天砸向地面，一片哗响。人走在街上，汗从头皮里涌出来，像火车出站时的蒸汽。电风扇呼啦啦吹得头皮发麻，蚊香点着了，屋里飘起淡蓝的烟，空气却还是沉甸甸的，不动声色地黏着你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巷口住着一位姓张的老太太，大家都叫她张奶奶。她年纪一大把，腿脚不好，走路总得扶着门框一拐一拐，却有一样本事——煮绿豆汤。她煮的绿豆汤不甜，透着淡淡的咸味，有时加海带丝，偶尔放几颗冰糖，甜不压咸，冷不盖热，倒像是长江水和海风勾兑的。

她的秘诀是慢火煮，不急不躁。午后，她家厨房总飘着绿豆煮开的香气，混着厨房的湿气，裹着老灶台的温度，那是夏天该有的味道。张奶奶常说：“绿豆汤不能煮开了盖着锅，那是闷味；也不能煮急了，煮急了，豆皮就飞，心就不熟。”她一口地道方言，含糊温软，我们小孩围着听，一锅绿豆汤，就能香满整巷。

我第一次懂绿豆汤不只是清汤寡水，是在快中暑那天。顶着烈日打球回来，我晕头转向，脸像涂了辣椒膏。张奶奶看见，把我叫进屋坐下，不由分说舀一碗绿豆汤递来。刚喝一口，整个人像被柔软的东西劈头盖脸砸中，眼神霎时清明，汗水顺着后背淌下来。她道：“你这是火气顶着，喝下去压压。”那天我一连喝了三碗，最后靠在门边打盹，醒来天已擦黑，天边火烧云映得她厨房红一片。

那时我才明白：绿豆汤不只是饮料，是家常，也是疗愈。

后来搬家，离开那条巷子。城市高楼拔地而起，电梯里有空调香氛，饮品店的冰绿豆沙包装得像新式生活。可我总记着张奶奶家的绿豆汤——明明是冷的，却仿佛带着温度。

上大学实习时，有天累得精疲力竭，晚上在旧弄堂口遇见卖绿豆汤的阿姨。她戴花帽子，手脚麻利，吆喝着：“绿豆汤五块钱一碗，冰镇的！”我忙上前：“阿姨，来一碗。”她手起碗落，一勺绿豆、一勺冰，递过来。汤不甜，略咸，倒像在说：“孩子，今天过得辛苦吧？”

我站在路边喝完，抬头见天上有星光，心里忽然不燥热了。这城市没那么冷漠，总觉得有人用一锅绿豆汤，记得你是哪种人。

后来我学着自已煮。起初总心急，火开得猛，锅底常糊一层。失败几次有了经验：先泡豆，慢火开煮。汤熬得稠了，颜色从清汤变淡绿，再熬，碧转深绿，香气扑鼻。冰镇后，热天端一碗出来，手心握着都是凉的，舀一口进嘴，心也凉了些，不再浮躁，像夏天有了温柔的注脚。有时朋友来家吃饭，饭后我端出绿豆汤，总有人一口喝下，说：“哎呀，这真是小时候的味道。”

其实绿豆汤没有统一标准，但每个人记忆里的那一碗，都煮得极用心——是谁家的老方子，是哪年夏天的午后，是哪次发烧的凌晨，都是人生中最暖也最温柔的瞬间。

沐心海

守护战鹰之魂的岁月深情

□ 李晓

晨雾未散，香樟树的婆娑枝叶间，一座中俄双语铭刻的汉白玉墓碑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前方半身铜像被晨阳镀上一层金边。这里是万州西山公园——一座承载着城市记忆的“绿肺”，更是中俄两国人民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。

71岁的魏映祥手持棉布，正仔细擦拭着墓碑与铜像。这个动作，他已经重复了48年。48年风雨无阻，从母亲谭忠惠手中接过守墓的接力棒，到如今带着孙辈讲述英雄故事，他用最质朴的方式，守护着一位异国英雄的长眠之地。

墓碑的主人，是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列戈利·阿基莫维奇·库里申科。1939年，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，这位36岁的苏联空军少校率领重型轰炸机编队跨越万里，来到中国。他不仅为中国空军传授飞行技术，更亲自驾机投身战场——在成都太平寺机场，他手把手教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；在武汉上空，他率队突袭日军机场，重创敌机数十架。

1939年10月14日，返航途中，库里申科的战机遭日军炮火拦截，他胸部与左肩中弹，一侧发动机被击毁。为避免战机坠入城区伤及百姓，他放弃跳伞机会，选择在长江江面迫降。江水翻涌，英雄的身影消失在波涛中。得知消息后，万县（今万州区）群众自发沿江搜寻20多天，终于在猫儿沱礁石缝中寻得遗体。按当地风俗，万县人将他安葬于太白岩下白岩书院旁，建起小型墓园。1958年，为了让英雄安息于更宁静的所在，万县人民将墓地迁至

西山公园，并举行隆重迁葬仪式。库里申科的妻子塔玛拉与女儿英娜跨越重洋来到万县，捧来一抔故乡的土洒在墓前——万县人民的深情，让异国的亲人泪落不止。

“他是为我们中国人民牺牲的，老家不在这里，我们不要忘了他。”1977年，谭忠惠即将退休时，将守墓的接力棒交给24岁的儿子魏映祥。那时的魏映祥刚从乡下返城，一心想“干番大事业”，对母亲口中“守墓”二字满是疑惑。直到那个暴雨夜，他跟着浑身湿透的父冲进公园，看着他们在折断的黄葛树枝下小心翼翼地清理；直到童年时母亲哼唱的《喀秋莎》在耳畔回响；直到母亲说“我们这儿会孤单”……他终于读懂，所谓守护，是对英雄的告慰，是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。

这一守，便是48年。魏映祥从学徒工成长为高级园林工程师，从普通职工到万州园林绿化管理处副主任，岗位在变，初心未改。他带着家人清明送粽、中秋赏月、春节摆宴，让英雄“尝”尽人间烟火；他在墓周围种下香樟，如今树冠如盖，为墓园添了几分庄重；他考入成都园林学校进修，用专业知识让西山公园焕发新颜——1993年，公园被国际山茶花协会评为“国际杰出茶花园”；万州滨江路的浓荫、白岩路的街景，也浸透着他的心血。

英雄从未被遗忘。1989年，库里申科之女英娜带着外孙女别列谢多娃回到万州，站在修复一新的墓碑前泣不成声：



梯田风景 秀美如画

龚长浩摄

爷爷的荔枝酒

□ 黎月香

蝉鸣初起时，空气里便浮起一缕若有若无的荔枝甜香。水果摊前堆着绛红的果子，孩子们围着闹，而我总在这时想起爷爷的荔枝酒——那琥珀色的液体盛在粗瓷碗里，微微晃着光，喝一口，甜中带辣，从舌尖直烧到心口，连记忆都跟着暖了。

爷爷酿荔枝酒，要赶二十里路去镇上。天没亮就出门，背着竹编篓子，裤脚沾着晨露；傍晚回来时，篓底垫着新鲜芭蕉叶，几串红艳艳的荔枝静静躺着。他说镇上的荔枝是外地运来的，比本地果子甜，酿出的酒才够味儿。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围着看，他只许摸一摸：“这是酿酒，可不能贪嘴。”

买回荔枝，酿酒的家伙什儿便一一备齐。青瓷酒坛是爷爷年轻时用三斗米换来的，他说“只有酿荔枝酒时才舍

得用”；酒曲用粗麻布包着，悬在灶台上方，既防潮又沾烟火气；冰糖锁在铁皮盒里，偶尔揭开看看，像怕它们悄悄化了似的。

剥荔枝是细致活，爷爷总挑夏至这天动手。“阳气最盛时封坛，酒才醇厚。”他坐在老槐树下，面前摆个白瓷盆，身旁小布包里装着晒干的桂花——“加一点，去湿热，酒也更香。”我们围在旁边，他偶尔塞一颗荔枝，却总叮嘱：“少吃些，这东酉上火。”待荔枝剥净、桂花备齐，最关键的封坛仪式便开始了：油纸蒙口，麻绳缠上几圈，黄泥仔細抹缝，最后掌心轻拍三下，像完成一场庄严的约定。封好的酒坛搁在阴凉墙角，往后日子里，爷爷每天都要去瞧一眼，却从不开封，只贴着坛身听——仿佛能听见酒在里面悄悄“长大”。

三个月后开坛，酒香像刚睡醒的猫，伸着懒腰漫出来。

爷爷总说：“酒要与人才分享才有滋味。”老张头来下棋，他温上一壶；李老师来串门，他取出珍藏的瓷杯；就连村里最调皮的娃来玩，他也会用筷子蘸一点，让孩子们舔一舔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，直到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。

后来爷爷走了，那坛没喝完的荔枝酒还立在老屋墙角。去年冬天特别冷，母亲把它取出来，给来串门的邻居们倒了一小杯——酒香飘满院子时，大家说：“和当年爷爷酿的一个味儿。”

如今路过街边水果摊，见着红艳艳的荔枝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个空了的青瓷坛。街市上的荔枝依旧饱满，酒坊里的佳酿琳琅满目，可再寻不到那样一坛酒——它融着二十里山路的晨露，浸着夏至时节的阳光，藏着老人掌心的温度，在岁月里慢慢发酵，最终酿成了记忆里最醇厚的甜。